

T855/3840(9)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30 1956

四書說約

第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四書說約卷之九

論語六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所以知野人君子為當時之言者蓋下文如

字幹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為今時之言也

語類立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

吳郡 顧夢麟 纂輯
揚一 虞子 常泰定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式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盡如今盡用

紫羅背盃內用真紅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以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而說許多鄉愿狂狷亦是此意鄉愿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

下節理可會

蒙引野人郊外之民。以此知自古市廛之人多文。而郊野鄉村之人從來質朴也。君子不獨曰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者。兼德位而言也。與上文民字對。

愚按程注文質得中。文過其質。反謂云云。則雖云述時人之言。亦槩括大意於野人君子四字。討寔落耳。上兩句即仍是正說。非必一節俱時人語也。蒙引淺說講頗妄。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愚按如即若也。猶云若我之用之則不然。折衷云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夫子憲章文武。夢寐周公。從先進便是從文哉。

周公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愚按夫子時因不對問陳去衛如陳。遂入蔡。陳蔡連界而近。楚昭王聘夫子。陳蔡大夫恐其能伯楚國。發兵圍之。絕糧七日。弟子多與其難。相從不舍。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大全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朱子曰。吳氏例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

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所言者。考之不審也。
愚按史記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家語一字季路。然蒙引又
云。後為季氏宰。因稱季路。左氏傳又曰。季子云。既記此十人。
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
安而切思慕之情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大全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大全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愚按胡注語氣本直。處人倫之變意。似多了一折。可以不用且

稱人之孝。而先不滿其父母。或亦非閔子所樂聞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邢疏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

故又載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

愚按此章始下諸章。只是惜顏子耳。范注不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邢疏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繇大司寇攝行相事曾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曾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七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益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註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

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註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註云徒兵步兵也

愚按年譜孔子十九娶夫人開官氏二十伯魚生六十六歲開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死則伯魚庶出也故宰予稱夫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又年譜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邢疏從者衆弟子

蒙引欲其節哀

曰有慟乎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邢疏言不於顏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邢疏門人顏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

愚按如此則與子路使門人為臣意正略同耳朱子亦云門人

謂曰門人也或問欲從范氏者當是未定之辭耳

門人厚葬之

邢疏門人厚葬之者初答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

厚葬之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蓋顏路聽之者蓋疑辭以請車為梓知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邢疏言厚葬之事非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

故云耳

大全新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

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邢疏：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答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又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答言：汝尚未知

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繇明而幽，繇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而

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朱子曰：人且從分

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

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

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

語類：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

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

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

愚按知生知死如上朱子二條較實落。但說非原始而知所以生者是氣之聚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者是氣之散何無味也。然而邢氏尤蘊藉注疏之妙。蓋全在此等矣。

○閤子侍側閤閤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閤閤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

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閤子純於孝。自然有閤閤氣象。○閤閤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閤閤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逃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閤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大全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

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
 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繇之死也有此沒
 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為人粗
 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左傳注子路時為孔氏邑宰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何以
 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
 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
 為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
 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
 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

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說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
 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
 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後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
 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
 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
 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
 能也惜哉

蒙引孔子此言非相子路也蓋愛子路之深而危其有取死之
 理故特明言使知所戒庶乎其不至死於非命也豈願其言之

中哉。○孔子發此言時，其本心只欲其言之不中，而其言卒中者，則子路之咎也。此處不可露出行行字，蓋上文問問侃侃行行，皆記者之辭，非夫子之所言也。上文行行亦作好者說。○小學云：後生初年，且須理會氣象。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之間，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繇定也。故夫子於子路之行，行有不得死之說。○先閔子次子路，次冉有子貢，蓋以齒序。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序同。存疑自閔子侍側，至子樂皆門人所記，亦是因下面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一句。○問問剛氣不露和氣外見也。語錄作和悅而

諍諍字不可用，蓋門人聽教之時，用不得諍字。

附錄左傳云：孔悝之難，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廩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家語云：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蒯也。其

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庭中有人
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
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孝子傳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
路仕衛赴蒯賸之難衛人狐鷹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
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鷹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
不掩人之不備頃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鷹持蒲弓木戟與子
崔戰而死

○魯人為長府

通義仁山金氏曰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金玉曰貨

布帛曰財

閔子騫曰仍舊貫知之何何必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大全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門人不斂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解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斂謂孔子言為賤子

路故復解之

蒙引門人謂孔子之門人○聖人之言所施各當由之瑟奚為

於丘之門。為子路言也。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為門人言也。為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或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何如。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非是堂是一箇道理。室又是一箇道理。就鼓瑟一事而言。亦見得子路之升堂。而未入室處。彼其以行行之資。兼人之勇。雖曰不足於中和。然其所發。必終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直可質之青天白日。此亦其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然未能以理勝

氣使涵養純熟。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是未入室也。孔子斯言。固不專為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路。故即此一端。亦足以見其緊云。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集解孔曰言俱不得中。

愚按此中字亦須不說破。方有下文一問。

曰然則師愈與。

子曰過猶不及。

大全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

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

○愚按。尹注列圈外。以此也。參也。魯章楊氏注亦然。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邢疏。季氏魯臣。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至

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求也。時為季氏家宰。又為之總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助益季氏。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柴也愚。

大。全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於戶。未嘗越履。往來

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

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賁之亂。季羔逃之。走郕門。守門

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遂。

備考。作越。禮

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實只安平無事
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
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實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
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
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
蒙引據家語往來過之足不履影上之字似指孔子則此影是
孔子身影也

愚按柴之為愚自以注智不足三字為正解不必入實事○微
服過宋朱子嘗以責子羔而幽通賦注乃云滅鬕鬣衣婦人衣

逃得出傳記之背戾不足信願有如此者

參也魯

通義白雲許氏曰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
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

大全朱子曰若是魯鈍者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
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
魯自與不及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

箇物事欠了些子
蒙引曾子真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為之回護謂

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
分明是魯矣分明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絲
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勵也

師也辟

大全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皆意於容儀

由也嘖

大全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雙峰饒氏曰四者
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于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
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弟子之資質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大全問集注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兩截蓋樂道故能安
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
為知道可乎

蒙引回也其庶乎言其幾與道為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

所先後則近道不同屢空又却于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

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

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也然使顏子肯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

至屢空矣。故註云：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故字好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大全問曰：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蓋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蒙引：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

是不如樂道，殆非也。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正與屢空相反。兩其不得為近道也。又不待言矣。○註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不可以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乎。○子貢既不能安貧，則亦不得為近道矣。但不可分配上文。近道安貧，此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說。○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或曰：然則顏子之貧亦是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繇于自能生財。然則

貧富不係于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曰非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雖能致富然亦志有所奪義有所妨。若只從道理做亦無此富矣。故曰不受命世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為做去豈全無可得之理耶。然人品則從此分矣。而究竟利害亦自不同。○屢中須看屢字見其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繇於學只用其才質之敏而料事耳。○屢中與言必有中亦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饒氏造道用心之說似未害然全依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而貨殖對屢中以億則屢中對其庶乎。

似太拘耳。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頗碎。淺說回也。其庶乎幾與道為一也。且不以貧富動其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若賜也則不受天命而有心於求富故貨財常生殖焉。則不能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矣。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愚按紫峰講字。斟酌須玩。○貨殖焉猶中庸曰貨財殖焉。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通義白雲許氏曰人雖有好貨質志於學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質既善雖不循前人軌轍自然不為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

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大全雙峰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與以其無學問之功也。語類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它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它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為惡。但它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闢室。

橫渠之解極好。○古人所做底事。恁地好。雖不曾學古人已做底事。做得來也。恁地好。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耳。○施問不踐迹曰。是它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會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索引問善人之道。是問人之所以為善人也。注中雖字然字。似不必用來替聖人話。此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話。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子張問善人之道。愚按虛齋說。最當。注自不為惡四字。正急答善人處。講者多忘。

却非也。語類第一條亦是深理會語氣不可不看。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存疑論篤只是言注曰言不可以言貌取人却加貌字索引曰

夫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今看人談論篤寔底其舉

動容止自然與他一般未有言論敦篤舉動却輕浮也以此觀

之鄉黨篇恂恂如也亦是就言說而貌在其中亦可見矣論篤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蓋有君子而論篤者有色莊而論篤

者所以難定也必當考其行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

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

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大全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

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于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于父兄

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

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

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訖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

抑其過引其不及歸于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邢疏：顏淵後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

大全：孔子不幸而遇害于匡，則顏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

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

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于危

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

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

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

以親既亡，乃為人報仇而殺身，則血而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

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殊

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

得。○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為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

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

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

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

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

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

者，道其實也。其意各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

一問。至此等語。殆相為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於死為重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大全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慊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

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大全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愚按注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然達說云。吾意子必舉德業聞望之隆。又似即指非常之人。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愚按不從君之欲。不從二字。即始後亦不從說也。但後是專謂

弑父與君而此概言之耳。下節云可謂具臣矣。則是明言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去。已有從之者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因一亦字生此處不從二字。因此處不從二字伏下節小事或從之意。尤見朱子集注化工之筆之妙。以道事君只解不從君之欲。是緊關話。不要只做大臣論說得。沈了。李袁一曰。觀上曰事君。下曰弑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看。林次崖曰。不可不是說君不從。是以道事君而不從。則不可仕也。不可則止。必行己之志也。己之志在于行道。道既不行。決不肯仕。而必去。是必行己之志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曰然則從之者與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大金問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顛臾。而不能救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

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厚齋馮氏

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立思如，遂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為問，故明以弑父與君不從折之。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

通義白雲許氏曰：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不言質美而未學，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不足，其意一耳。大全厚齋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喪者，聞子羔將為成

宰遂為哀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大全朱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

愚按弟子解柴蓋嘗為武城宰檀弓又云成宰而其後乃為衛

士師幾及于難自論語外不聞云遂為費宰也然左氏傳稱柴為季羔則豈亦季路之例其事已成而不可止與○鄱陽朱氏曰此章因責弟子而見為學為政之次序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大全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于進道故夫子有問必

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蒙引千乘之國。慢露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地方千里。或數千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國。如滕之介於齊楚。然為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說。不去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夏少康以一旅取天下。五百人

也。○飢與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有通用處。然有聞。○未聞。

饑饉無饑渴。○可使有勇。敢之志。果銳之氣。以之戰則勝。以之攻則取。是以力言也。至知方則有尊君親上之誠。而樂為之致死矣。是以理言。○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字。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蒙引求對意。以子路所任者。非求之所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此等小國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皆富足。

而已。至於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如此等事，則以俟君子。非求所能也。蓋冉有謙退，本自遜了。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歛，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事耳。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而不自居。○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可使有勇之使屬民，可使足民之使

屬求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邢疏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覲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司馬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覲，覲則見也。鄭玄註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

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備是也。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自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深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註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云：出接

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二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註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

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一寸。而屨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厚齋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自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又謙。

蒙引。頤為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頤為小相。言頤得替禮於其間。分明是相君祭祀相君會同也。愚按通義許白雲曰。集注時見曰會。衆規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殺即衆也。改殺為衆也。改殺為衆。避宋諱也。但周禮有殷規。曰視。又一禮也。此則易見為規。不知如何。然規亦見也。○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

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邢疏鏗投瑟聲也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

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

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

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

可以休息

大全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冉求少孔

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

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朱

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此下視

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

底氣象○新安陳氏曰單衣袷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

朱子曰曾點都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

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

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

做等閒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細○問夫子何以與點也

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

子問之然後瑟音少聞乃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

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
 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
 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
 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
 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
 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
 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御風之

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
 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
 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
 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
 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未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
 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
 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鍼樣小事也
 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問曾點言志如何
 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

象且看暮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如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

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語類曾點是它見得箇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焉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巳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問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

夫疎略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嘗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過。○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于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子路曾皙等言志，觀其所對，只住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減亦此意。○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為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

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為○之○而○已○

蒙引上巳三月第一巳日也。古今用此日被除，自魏晉後只用初三日上巳如首丁之類。○謂之春服既成者，北人皆隨時辦衣，今年服者明年不可用，又却新置衣，或將舊衣再製，至今風俗如此。

三子者出魯，曾皙後魯，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邢疏：曾皙後猶侍坐於夫子也。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集解包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年而非邦也者

或問舊說皆以為孔子之言何也曰彼亦見其不以曰字起之

而不登夫前乎此者求爾何如赤爾何如之問皆無曰字也

愚按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年雖為未

定之辭大都是言伯與子男之國而不居公侯百里耳然玩前

後大指俱言佐邦而不必遂自有邦而為諸侯亦不可不辨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

大

集解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通義仁山金氏曰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

以實魯僭也聖人陶冶之妙進退抑揚初非苟然亦非長語由

不知夫子所哂之意故終死於孔悝求不知夫子與點之意故

聚歛於季氏魯僭又不知體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

行有不掩所以終於狂凡此皆學者所當戒也○鄱陽朱氏曰

此章即四子言志而見其氣象之高下又曰魯點之志崇三子

之志實。故聖人皆許之。其原亦曰。曾子曰。志之於身。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木根既拔。水源既竭。則木必枯。水必竭。此其所以為之志實也。故聖人皆許之。附錄子常文。家之有廟。祖禰焉而已。惟天子寵諸侯。有植祭焉。有祫祭焉。而宗廟於是稱焉。今日宗廟之事。非諸侯而何。大夫士之有相見禮。主賓焉而已。惟天子親諸侯。有時見焉。有殷見焉。而會同於是名焉。今日如會同。非諸侯而何。此節上兩句。辨其事。下兩句。明其志。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大全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新安陳

氏曰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朱子曰克已復禮則事
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
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
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
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
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聞同意○
為仁由已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
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峰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
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其成功

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
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
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已而復禮者果何所用耶
曰為仁由已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
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

禮與仁無間也

語類克已復禮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克已復禮如通溝壅
塞仁乃水流也○克已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龔鄰伯
說克去已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已復禮一如將水去救火又似
一件事又似兩件事○克已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

言言
卷九
範自嚴更不透漏。○克已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
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一於禮之謂
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已私。復禮乃
見仁。仁禮非是二物。○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
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
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大率克己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
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
便克去。夫子說得大段分曉。○與叔克己銘。却有病。他說須於
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克也。已私可克。物如何克得。

謂善一邊

去已私。是自己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謂林安卿曰。如公昨
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朦
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
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
可犯。○或問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
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或問克己是勝己之
私。之謂克否。曰。然。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
漸漸克去。○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已私。固即
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了。到這裏恰

好着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固是克了己便是禮。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己為仁。須着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視聽言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

乃所以為仁也。或問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己復禮。若是克得己。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呂氏曰。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

○故集注又有曰。日克己之說。

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
○問克己復禮為仁。曰克去己私。復此天理。便是仁。只克己復
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
○仁是地頭。克己復禮是工夫。所以到那地頭底。○問程子曰
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
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
不害其為天下歸仁。○林正卿問天下歸仁。曰痒病疾痛。舉切
吾身。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月十
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大全朱子曰。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
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
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
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
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
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
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

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

語類。顏子力量大。聖人便說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怒上更好做工夫。○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不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敬之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

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它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繇己。而繇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其觀之。夫子答羣。

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于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
 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訥是隨其
 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訥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
 答仲弓之類。繇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繇乎中而
 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繇中出。下
 句是用功處。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
 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或問制之於外。以安其
 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使得

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
 矣。○今人須要揀易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
 所以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
 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
 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此非而
 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
 如何會得自見。○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厲
 行守之於為。此是動之於身。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子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怨以及物則
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上章天下
歸仁是以克已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怨
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怒若內外
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怒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
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
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

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繞有一人怨
他便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繞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
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
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能敬能怒
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怒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
愛人氣象若怒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
怒○問怒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怒得是底○弟子
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
亦以其克此對而記之也○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

致怒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己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已可

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

蒙引出門使民而不敬者有矣。未有見大賓承大祭而不敬者也。○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敬是用於己道理。恕是施於人道理。○敬以持己。只是收攝得心在恕以及物。只是事事順天理。合人情。非有委曲姑息之私也。即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道理。○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或仲弓已仕時。夫子所答之言。故有使民字。又依左傳則古語也。又難以意料論。○天下歸仁。是亦以其效言之。獨不言使以自

考者顏子無待於此也

存疑問無私欲則有其德敬怒則私意無所容其說如何曰人之一心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然氣有為而理無為心之靈覺寐感皆氣之為故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心機不測最難靜定馳騁奔走更無一時寧息先儒謂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又謂如水翻車正謂此也且如今在此看書寫字未到幾行未能幾字心已走了況他時乎心既馳騁奔走則私欲就縱肆此理為昏昧抑塞不能昭著流行理不昭著流行則德亡矣如何心既馳騁奔放雖未必逐於欲然即其身在此而心馳亦

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舉皆妄也況又逐於耳目口鼻四肢

之欲不可止乎此是心放則欲肆欲肆則理亡理亡即德亡也

敬便是把持這心底方法能敬則把持得心在這裏心在這裏

則靜亦定動亦定隨所遇而心皆在更不容馳逐於外視必明

聽必聰貌必恭言必從耳目四肢之欲亦無自而生故曰私意

無所容私欲無所容則此心主宰運用皆是這理昭著流行這

理昭著流行則心德全矣人都有個自私自利之心人之自私自

利都是只見自家不見別人不知人心猶已知得人心猶已

此理便不過此心便不安夫理不過心不安雖欲自私自利亦

不自容。聖人所以說個怒來教人。正是使人自心不安。而推以
及人。則待人猶已。事父必孝。事君必忠。交友必信。待人接物。各
盡其道。此理自吾心流行於人倫庶物之間。無昏昧抑塞之患。
而心德全矣。所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者如此。
愚按。紹聞編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
大祭。則無事而不敬。然淺說。又云。出門如見大賓。則無地而不
敬。通義鄱陽朱氏曰。上章因人施教。而正言為仁之道。此童
因人施教。而可見求仁之道。仁俱以德言。
司馬牛問仁

通義牛名犁。史記作耕字。子牛。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大全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

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它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

不存。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

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

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

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

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大全朱子曰。心存則自然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

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

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

苟。動言自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得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

則以訥其言為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為仁道之大。不但

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易

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言之。○問為之難

者。不謂仁之難為邪。朱子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之無不

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邪。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

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陳氏曰。語牛之說。又

下於雍。非祕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

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覺。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繇可進

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

言每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

蒙引牛多言而躁。其病在於心不存。夫子答其問。仁何不只告

之以存心使其於病根所在致力而乃以詛言告之何邪曰自源固可以及流汴流亦可以得源故但詛其言以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得也如此則得詛言字面出於牛易於體認省察耳

○多言而躁言既傷於煩而發得來又躁不仔細着思量方發

○其言也詛斯謂之仁矣乎子曰女知仁者之言詛而已而不

○知仁者之言所以詛蓋仁者為之難言之得無詛乎不胡亂做

○者必不敢胡亂說是則其言也詛似若未足為仁而其所詛

○者在於心之存而為之難則仁不外是矣

○愚按為之難三字須讀住難者難之也頗着力到得得無詛乎

則自然水到渠成矣○前節仁者二字亦須一讀住蓋心存而不放即在仁者裏面此節心嘗存亦在事不苟裏面不可太生層折○鄒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可見求仁之方仁以德之一端言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集解孔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嘗憂懼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邢疏此孔子更為牛說不憂懼之理

通義仁山金曰平日所為無媿於心此二句又補內省不疚以

前工夫。○白雲許氏曰。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解其憂懼之心。○大全朱子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醒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歎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

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同。

存疑。禍患無自而至。固不至於憂懼。縱有意外之患。可憂懼亦不之憂懼矣。故曰。夫何憂何懼。不至於憂懼者。惠迪吉也。不憂懼者。理直氣壯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集解。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

邢疏。按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桓氏即向魋。又謂之桓司馬。

大全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語類：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

愚按：如此則牛無兄弟亦命也。天也在言外。○述所聞止此，下一節商自言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修身，使兩盡其道。○雙

峰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間斷則失矣。恭易

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解人憂患之心，而見子夏言辭之

病命以氣言，天以定分言。○白雲許氏曰：桓魋兄弟五人，右師

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初景

公之攻，桓氏也。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

以叛曹人叛。唯唯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
唯再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
牛無兄弟之言。蓋唯未叛之前。逆料其然也。○仁山金氏曰。向
唯之惡。司馬牛嘗以為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而又直
以無兄弟為憂。子夏廣之。胡氏病其意。圖而語滯。夫以牛之高
節。何以在宋。則宋止巢而不止牛。適吳。又何至為吳人所惡。豈
吳人所向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
有未至邪。以家語稱其為性躁。好言語。此亦牛之尚有疚。子夏
之言。或切中其病也。○然論語述又謂牛末路如此。亦是得指

師友之訓。金仁山氏。多是将前人說壞。或不足盡據耳。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
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大全朱子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
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
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
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
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
之譖。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己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

○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譎而行。其譎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一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蘇氏曰。譎愬之言。嘗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語類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

愚按集注信之深發之暴。信字發字。即白文行字。○然後王字。○秦說不行。謂譎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非我不行人之譎愬也。較雅。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存疑。是時兵食尚在民間。注倉廩是民間倉廩。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愚按夏九範曰去字無力猶云少得那一件耳若說任我去之
 則當事變之際即欲去兵而存食去食而存信豈絲得我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

大全朱子曰制田里薄賦歛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
 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
 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
 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

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
 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
 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嘗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
 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
 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
 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嘗理至於無信則
 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
 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
 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

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雙峰饒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嘗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嘗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歲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強之術歟。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嘗以其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

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竝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饑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耳。○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如不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嘗而不失信。未謂以死守之不以

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愚按揚龜山集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

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誑為事而未有以救之。

只此風俗怎抵當他其所慨便與今同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達說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駟不及舌意了却又把

君子也三字扶起再把駟不及舌抑之見其可惜也如云可惜

汝這話雖意是君子而話說錯已難收了故下節遂明其故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愚按蒙引上二句子貢述所見下二句折子成之言也○通義

鄙陽朱氏曰此章因論文質而見二子言辭之病○達說講天

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

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

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是文質之相等蓋如此且文譬則毛也

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亦猶皮毛俱存

然後可以辨虎豹犬羊若如夫子之言則是盡去其文而獨存

其質矣君子何以異於小人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矣虎豹

之孳何以異于大羊之孳乎此夫子所以為失言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

大全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

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

也○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

餘畝復什取其一遂以為嘗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

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

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大全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

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

雖厚歛亦不濟事○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

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

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

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新安

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

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
無聞仁言之利溥哉○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
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
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
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
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
而征後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
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難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
三年皆有蝨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

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嘗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
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
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
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
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
愚按徐玄扈曰哀公有若俱是策備荒不是救荒公自悔平日
賦輕無積貯以備之欲自今加賦以待用故有若教以儲之於
國不若儲之於民耳若說目前要加賦則饑年無從徵歛矣若
說目前要行徹亦便濟得甚事○陸宣公曰古稱九年六年之

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夏
 九○範曰說箇行徹只要發出君與百姓相關底道理○以上他加
 賦意○蔡虛齋曰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也看到後面方得有若意出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太全朱子曰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
 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
 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徙義恁
 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

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箇聯處徙義是進步處漸

漸進去則德自崇矣○雙峰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上

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

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

蒙引德者心所得惑者心所蔽也崇德積之而高也辨惑者祛

其蔽也不曰祛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今

之惑者只為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惑○欲崇德

者必也內主忠信使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而外徙乎義使

其於事為之間無一毫之不當理○人之進德必先立箇實心

了然後就事上處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箇孝弟底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為溫清之宜若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

愚按通義主忠信讀徒義句虛齋看作一串是然從來講家未有透出者○次崖亦曰主忠信是真實欲為善未有工夫徒義方是工夫○姚舜庵曰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裡着己之事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失

是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大全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雙峰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大全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孫氏三宗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然按紹聞編昭公在齊居於鄆云乾侯誤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

諸

集解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邢疏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泯孟莊

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啓及濇子乞乞卒子當代之是為田成子成子弑簡公專齊政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生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是陳氏滅齊也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左傳終始稱陳則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

大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

姬曰為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宮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犇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桓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桓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田桓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桓復修整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

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桓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弑簡公於徐州。桓立簡公之弟驁，是為平公。田桓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桓。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桓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今天下。

愚按僖子即釐子本是一字。○備攷注內嬖乃誤引桓公事甚可笑也。○通義鄆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為為治之本。

附錄左傳哀公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杜注曰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群公子失所。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愚按折斷也謂斷開。○其由也與空說。忠信明決留在下節用。

子路無宿諾

蒙引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

存疑蔡氏曰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有信而獄可折。

愚按上曰由此曰子路故知記者因夫子言而及之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存疑二之字指政。然不外教養。○居是以心之存主說。雖曰心之存主。寔不離却事。蓋人之行事。都有個心為之主也。居之無倦。言其居乎政也。必無怠倦。自並仕而至致政。一段立政居官之心。無替也。故曰始終如一。外面政事。都是自真心寔意上行出來。不徒文飾於外。以為美觀。是忠也。故曰表裏如一。○居之無倦。是直說行之以忠。是橫說。○此未及為政之條目。是語其所存也。與道千乘之國。章同。亦因其病而藥之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大全雲峰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於將成

之際。○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大全慶源輔氏曰。政之所由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已

不能正。焉能正人哉。

愚按沈古疾曰。凡書義各始本色。看有不必求之太深者。如此

章正字。只說無踰借無偏頗。便是若云大人正己物正之學。大

非本色。須始季康子說來。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

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大全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罔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

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字其意深切著明。晁宜著眼玩味。○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益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諭，本此。蒙引自子為政至草上之風必偃，只是一意。子欲善而民善矣，只是子為政焉用殺底意。君子之德至必偃，又只是子欲善而民善意。又總是前頭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又只

是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意亦只是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之意。聖人之所以告康子終始只是一說而無異辭。雖異辭而實未嘗二意。此可見道理之所在矣。為政者可不思哉。雖易其辭不易其意。所以不易其意者以理之不可易也。

愚按欲善欲字中有作用。南軒說晁是論語中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欲仁而得仁俱如是也。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風。以下。是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頗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歷為喻。舊講風字者多以和煦與入等立論。何異說夢也。○鄒嶧山曰殺無

道以就有道有三說。一說殺無道使民知所懲而趨就于有道。一說殺無道則有道者勸故為成就有道。一說有道者每為無道者所病故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三說俱通。但玩欲善民善意只是泛指民說。非先有一箇有道者欲成就之也。第一說較勝。○然後二說與汪氏近也。○徐玄扈曰德字虛看善固德也。惡亦德也。書云爵罔及惡德。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愚按焦弱侯曰子張是問所以達之故。不是問達之名義。○集注達者德孚於衆而行無不得之謂。正解字義。子張亦不知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蒙引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為達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大全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存乎中以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異乎內也内外交相養而厥德脩罔覺此豈求人知

者之所為哉然德脩於己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嘗嘗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

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大全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歛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

此說却好。○雙峰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簡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雲峰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

語類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

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者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存疑居之不疑之字指仁是以仁自居而不疑也

愚按義雖訓合宜亦是當然而然意非圓融委蛇之謂也故小

注又謂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勿混看○通義金仁山

謂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否朱子但

云驗吾之言近偏語類又云察言觀色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

益不可曉○色取仁而行違反質直一句居之不疑反察言二

句○蒙引謂取仁之仁不指仁愛也此專言之仁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語類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有這一箇心不通着

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

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他岐纔分成兩

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

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

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

不善者乎。

蒙引先事後得。謂只知有所當為者為之而已矣。初不計其功效。如此則心力專一。工夫無間。德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而何。○攻專治也。最要看得專字意。全也。專以治已為心。專以自治為事。而不暇及於責人。何惡不去。所以脩慝也。才有心去責人。自家過惡。便鹵莽而不治矣。○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讎。終身之恨也。愚按通義白雲許氏曰。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已之惑者而務去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蒙引愛人知人俱以已能者言。

樊遲未達

大全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大全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

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雙峰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何謂也。

大全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歎聖人之言。所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

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舉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指者。與。愚按通義。天下句。選於衆。讀下文同。○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仁知之事。而見相資之道。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大全雙峰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被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

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蒙引不可非不肯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然。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大。全。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

蒙引曾子之意謂夫會友非徒會也。以文會之也。為仁非獨為仁也。以友輔之也。以文以友字重。然看則道益明。則德日進。字面則會友輔仁亦重。

愚按集注取善以輔仁。便是將友字略過。扭合可省也。

意亦開昔

盡遠。終容。則。盡。而。有。和。而。有。青。而。有。商。而。有。思。大。率。皆。中。已。斯。皆。貴。人。非。友。友。之。道。也。○齊。內。曰。善。能。保。以。平。廉。味。無。即。意。善。能。保。以。平。廉。味。無。即。意。善。能。保。以。平。廉。味。無。即。意。

